

● “文澜学术文库” 系列丛书

Chaoyue Shengtai Yindian

超越生态印第安

——露易丝·厄德里克小说研究

蔡俊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文澜学术文库” 系列丛书

Chaoyue Shengtai Yindian

超越生态印第安

——露易丝·厄德里克小说研究

蔡俊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生态印第安：露易丝·厄德里克小说研究 / 蔡俊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4
ISBN 978-7-5161-2350-8

I. ①超… II. ①蔡… III. ①小说研究—美国—现代
IV. ①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132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关 桐
责任校对 邢耀果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125
插 页 2
字 数 238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研究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专项资金资助 [31541110311]



总 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建院虽然只有八年，但院内新闻系、中文系和艺术系所属学科专业都是学校前身中原大学 1948 年建校之初就开办的专业，后因院系调整，专业中断，但从首任校长范文澜先生出版《文心雕龙讲疏》开始其学者生涯到当代学者古远清教授影响遍及海内外的台港文学研究，本校人文学科的研究是薪火相传，积淀丰赡。

1997 年，学校重新开办新闻学专业，创建新闻系，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开始步入新的发展阶段，2004 年，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组建成立。近年来，在学校建设“高水平、有特色的人文社科类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目标的指引下，2007 年和 2008 年，中文系和艺术系又相继成立，人文学科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为了检阅本院各学科研究工作的实绩，进一步推动研究的深入和学科的发展，我们从今年开始着手编辑出版“文澜学术文库”。

丛书以“文澜”命名，一是表达我们对老校长范文澜先生的景仰和怀念，二是希望以范文澜先生的道德文章、治学精神为楷模以自律自勉。

范文澜先生曾在书斋悬挂一副对联：“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种做学问的自律精神在今天更显得宝贵和具有现实意义。《文心雕龙讲疏》是范文澜先生而立之年根据在南开大学的讲稿整理完成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国学大师梁启超为之

作序：“展卷诵读，知其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荟萃通人之说而折衷之，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是非特嘉惠于今世学子，而实大有勋劳于舍人也。”学术研究之意义与价值，贵在传承文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推陈出新。范文澜先生之《文心雕龙讲疏》后又经多次修订，改名《文心雕龙注》以传世，作者严谨的学风、精益求精的精神，实为吾辈楷模。正因如此，其著作乃成为《文心雕龙》研究史上集旧注之大成、开新世纪之先河的里程碑式的巨著。

先贤已逝，风范长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是为序。

胡德才

2012年4月8日于武汉

序

蔡俊即将出书，索序于我，作为她的博士期间的导师，这似乎是分内事，不必说“似乎”而更为肯定的——是一桩高兴的事。

几年前蔡俊刚开始读博，我就敦促她尽快考虑选题的问题，过来人大约都有体会，确定论文做什么，并非易事。固然也有自有主张、成竹在胸的人，但蔡俊不是。从各个方面说，她都更像一个地道的“学生”，倒不是说她一路学生做下来，从学校到学校，经历非常之单纯，我是说她的心态和求知的状态：兴趣广泛，好奇心强，而并无明确的方向。

我当然可以搞“摊派”，即是说，指定一个我感兴趣而认为大可一做的题目。这样的题目，囊中亦复不少，然而此前有过教训，己之所好，未必是人之所欲，不能全情投入也是常情；既然是命题，当然我自己对课题有较多的了解，能予作者更多的帮助固是好事，另一方面不觉间就会期待学生“入我彀中”，悬以不切实际的标准，而总觉难洽人意。总之强扭的瓜不甜。我的专业本是中国现代文学，后来虽以“比较”的名义到比较文学专业充数，所关注者仍在中国的语境，报考该专业的学生则兴趣及知识准备，端在外国文学，其间的“接轨”，也就颇有难度，至少研究的方向上是如此。几经挫折之后，在选题上我便取放任的态度，往好处说，是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往坏处说，是放任自流。蔡俊博士论文的选题，大体上也是“放任”的。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不参与意见，只是说最终的选题与我个人的关注点并无特别的交集而已。都说当今是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学生的研究方向进入到某个令导师陌生的领域，也就并非出人意料之事。而一旦进入传统文学研究的边缘地带，所谓“教学相长”、“共同学习”之类，即并非虚语了。蔡俊的研究对象是美国印第安裔作家露易丝·厄德里克，其批评背景则是生态批评。实话实说，这位作家我此前连耳闻也说不上，是在蔡俊有了意向之后，我才从译林出版社寄来的一批书中检出《爱药》的中译本，读将起来，有“恶补”的意味。“生态批评”倒是耳熟能详，因为近些年来，在学界似乎是呼声渐高了。但也只仅仅是“耳熟”，而且与其说我对之兴趣多多，倒不如说颇为困惑，乃至多少有防范心理。所以也有补课的问题。

我之对生态批评不很信任，也算是其来有自。生态批评应该是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的后进，在国内学界也是继之而起，可视为“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后学”诸流派虽在批评上另辟新径，其意识形态批判亦有其“片面的深刻”，但就其旨趣而言，根底里是对现实的一种姿态，学理上并无足够的说服力——虽然何为“学术”，也还莫衷一是。生态批评亦如此，醉翁之意不在酒，或者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尽管操练者多为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其旨归却不在文学，与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一样，是拿文学说事儿的性质。文学是否应该干预生活是个老话题，文学批评是否应强调其指与现实之间的指涉关系，人言人殊。我并不认为文学批评应该走入纯形式研究的的一途，现实的指涉也从来就是批评的动力与魅力重要的一部分，问题是指涉现实的方式，以我所见，在“后学”看似振振有词的指涉中，现实往往反倒消失得无踪无影。其情形多少有些像 20 世纪“创造社”、“太阳社”诸子以对“新兴理论”生吞活剥的方式倡言“革命文学”，与“革命”固然隔着一层，与“文学”更是了不

相干。最令人遗憾的，乃是审美的缺席，文学批评而在审美维度上老是处于一种不及物的状态，总不是个事。不幸近几年读到的以“后学”为后盾的博士论文，多半如此，文学作品不是被大卸八块，用以佐证现成的理论，就是被径直拉去做“透过现象看本质”式的透视，文学终成垫脚石，或可以轻轻掠过的一环。

对生态批评有以上“偏见”，又允许甚至鼓励蔡俊做这样一个课题，似乎有点自相矛盾。事实上蔡俊原本可以有其他的选择，而我的确不仅认可并且力主她进入这一课题，说起来这多少有几分偶然性。事缘教育部留学基金会的联合培养计划：每年从各高校选派一些博士生去国外游学一年，自己联系国外导师，由基金委提供经费。蔡俊通过遴选得到了一个机会，她联系的导师是美国内华达大学的斯哥特·斯洛维克教授。内华达大学是美国生态批评的重镇，斯洛维克则是这一领域中的成名人物，到他身边可以学到些什么，似乎不言而喻。我和蔡俊都不希望一年的留学成为与最后的博士论文水米无干的过程。既然去留学，就要追求收益的最大化，在生态文化的重镇了解生态文学的来龙去脉，考察乃至感受生态批评实况，且与博士论文结合起来，似乎是最顺理成章的选择。另一方面，我的私衷，也是想通过指导蔡俊的论文，触摸一下生态批评，让自己对这个在国内也渐趋热闹的领域的了解不致流于印象式加想当然。

读了厄德里克的《爱药》，还有蔡俊转述的其他相关材料之后，我更倾向于蔡俊的这个选题。因为凭我的阅读，我以为厄德里克不是个仅仅凭她的印第安血统获得成功的作家，至少她也获得了文学意义上的成功，并非全然出于“多元”的考量而聊备一格。我的一个私见，能够为种种文学理论简单化约的作品，称不上一流，厄德里克的小说里存在着暧昧之处，恰是这暧昧，而不是因为国内研究尚属空白，让我觉得值得研究。当然，厄德里克身份的暧昧（混血儿），她的印第安背景，她在美国文坛上常

常被纳入“生态印第安”的框架内叙述，或以此框架为参照，也令她仿佛与生态批评有着天然的联系。

因为蔡俊的缘故，我与斯洛维克教授有了联系，我曾在南京接待过他，2010年我到美国访学，第一站即内华达大学，我也受到他的热情接待。在他家的餐桌上，曾与他以及到他这里访学的其他学者交换过关于生态批评的看法。限于我的英语水平，交流不可能深入，不过此前读过他的书，从他的待人接物，他的住所，他领诸人游览城郊山野时解释植被时的热情，都可见出“生态”的印记，他对自然的热爱，他对生态批评的全情投入，让我对生态批评有另一番感知。生态批评对他显然不仅仅是纯学术，也是一种态度、一种实践，他是一个身体力行者。这让我对他大起好感，不过这并不足以改变我对生态批评作为“学术”的看法，甚至印证了我原先的判断。特别是，有些时候，他的立场还让我多少联想到我以为在学术研究中大可不必的“政治正确”。当然，这同样丝毫不会减少我的好感和敬意。

作为两个导师，蔡俊在此间的学习自然也成为我们的话题，在对她的评价上，我们一点也不难达成共识。他对蔡俊的开放（OPEN）、热情、主动特别欣赏，对她的学习能力给予很高的评价，不论是外语水平的迅速提高，还是对新的知识的掌握。我从蔡俊早先的邮件中，也知道她在美期间搜集了大量与课题相关的资料，还到印第安人居留地做了实地的考察，以获取纸上材料之外的另一种体验。

她的勤奋，她的接受能力，她留学期间做的大量富有成效的准备工作，在论文写作阶段很快体现出来。回国后她即全力以赴撰写论文，并且较快地拿出了初稿。她的研究已相当专门，我不可能提出具体的意见，只是在听了她的论文设想之后提出了几点原则性的看法望她思考。其一，希望她能够将对厄德里克的解读

与对于印第安文学的追溯，以及美国生态批评的评述结合起来，前者是前景，后者是背景；其二，注意小说家之所以为这一个的独特性，特别要注意其溢出生态批评框架的部分；其三，与生态批评保持适当的距离，意识到它的有效性有其范围，可利用其视角而不要被其“挟持”；其四，可能的话，对生态批评做一评估。因时间有限，蔡俊此前也没有从事过如此规模的研究，说实话，要做到这几点并不容易，我之前所评阅过的其他博士论文中，生搬硬套、肢解作品，混淆研究的前景、背景等等错误，可谓比比皆是，我提出上述意见的同时，也并未抱太大的希望——多少有“姑妄言之”的意思。

她交出的初稿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不是说已经达到了多高的水准，但从整体构思，展现的视野，到文本的解读，再到对生态批评的把握，均不乏可圈可点之处。我的几点意见，在文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这当然也是因为，那些意见并不是外在于她的思考的强加，她本人就有那样的意识。其后论文数易其稿，迭经修改，每一稿均能见出明显的进步：思路更为清晰，论述更为集中，更有分寸感，表述也更为流畅。在反复修改的过程中，蔡俊再次显示了她善于消化吸收、勤于思索的优点。答辩时论文获得答辩委员会的较高评价，且被评为优秀论文，也是对她的一番努力的肯定。

我不打算在这里就蔡俊的研究作更多的评价，什么“新收获”，什么某领域内“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之类的评价，往往流于公式化，或者干脆就是自说自话。我因对她的课题不是十分内行，说这类的话更觉底气不足。在她成果行将出版之际，我倒更愿意重复对她说过的一番话，大意是保持住学习的热情和学术上的好奇心，才能走得长远。不必太在意对论文的评价，不论评价是高是低，它都是阶段性的，一直不停顿，那种“进步”的感觉，比什么都重要。“学无止境”也是一句老掉牙的“劝学

篇”，但是我们对之并非只能作出公式化的反应——愿与蔡俊共勉。

是为序。

余斌

2012年3月27日

目 录

序	(1)
导论 印第安文学坐标中的厄德里克小说创作	(1)
第一章 溢出框架之外：厄德里克小说中的 反本质主义	(38)
第一节 生态印第安：从他者想象到自我想象	(39)
第二节 两个世界之间：作家身份的选择	(55)
第二章 有问题的归家：对归家主题的改造	(69)
第一节 白人远行，印第安人回家	(71)
第二节 边界研究与归家主题	(83)
第三节 时间破碎与虚构历史	(104)
第四节 社区分裂与叙事矛盾	(120)
第五节 死亡与归家	(139)
第三章 花园里的机器：动物主题的变形	(153)
第一节 定义动物：两种动物观	(154)
第二节 从神话到反讽：动物变形主题的变形	(160)
第三节 狩猎之神与消费之神	(177)
第四章 沉默的女性印第安：小说中的自然女性	(194)
第一节 印第安文化中的女性与自然	(196)
第二节 大地母亲：盐和糖	(205)
第三节 圣女与女巫：同一个女人	(218)
第四节 没有孩子的母亲：失去话语权的女性	(227)

结语	生态印第安：影子标签	(242)
附录		(247)
一	小说主要人物中英文对照表	(247)
二	人物关系图谱	(248)
三	故事线	(252)
参考文献		(255)
后记		(275)

导论 印第安文学坐标中的 厄德里克小说创作



美国印第安文学^①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传统文学、过渡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传统文学是指各个印第安部落的神话、民间传说、史诗和仪典祭文，它们是历代印第安人集体创作的成果。传统印第安文学主要以“口头文学”的形式流传下来，代表了各

① 肯尼斯·罗莫尔 (Kenneth M. Roemer) 指出命名问题一直是该领域学者们争论的一个焦点，至今也未能得出统一的结论。大多数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将“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和“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这两个术语交替使用。(参见 Joy Porter and Kenneth M. Roemer.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 P., 2005, p. 1.) 比如杰斯·威尔 (Jace Weaver) 认为：“无论是用‘Indian’还是‘Native American’来描述一个人或是一种文学都是引入了一种具有内在矛盾的术语……因此，我将‘Native American’，‘American Indian’，‘Indian’和‘Native’这几个术语交替使用。”(参见 Jace Weaver. *That People Might Live: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Native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Oxford U. P., 1997, pxiii.) 学者加里·李·斯莱 (Gary Lee Sligh) 则进一步指出了这两个术语之间的一些细微区别，他说：“我在大部分的研究中都使用‘Native American’这一术语，但是‘Indian’在指涉早期的历史文本时更为贴切。”(参见 Gary Lee Sligh. *A Study of Native American Women Novelists: Sophia Alice Callahan, Mourning Dove, and Ella Cara Deloria*. Harvard: Edwin Mellen Press, 2003, p. 2.) 本书借鉴斯莱等学者的做法，将“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和“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两个术语交替使用，但主要用前者指涉作为整体的印第安文学——特别是1969年之前的文学，用后者特指1969年之后的本土裔美国

部落在未受到外来影响之前——尤其是西方白人侵入之前的文化和文学水平，它们是当代本土裔美国文学复兴和发展的根基。许多本土裔美国作家都热衷于在自己的作品中引入、借鉴或是重写各部落的神话。在进行独立创作的同时，他们也很注重搜集、整理本民族的文学遗产。这一领域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是理查德·

（接上页）文学，以此强调少数族裔作家身份意识的觉醒，用“Indian”来指称作为整体的印第安人民和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而用“Native American”来称呼当代本土裔美国人。

在中国学界，“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通常被译为“美国印第安文学”，不存疑问。但是“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存在多种译法，如“美国本土文学”、“美国原住民文学”、“本土裔美国文学”等，本书采用张琼（参见张琼《〈四灵魂〉中族裔价值与经典传统的结合、背离与偏移》，《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6期，第132—136页）和张冲（参见张冲《关于本土裔美国文学历史叙事的思考》，《国外文学》2011年第1期）等学者的译法，因为“本土裔美国文学”这一术语，与“亚裔美国文学”、“非裔美国文学”等术语可以保持一致，也能更好地反映美国文学的族裔性和多元文化性。同时，本书认为，从“美国印第安文学”到“本土裔美国文学”术语的转变，也反映出美国社会从“种族主义”社会到“族裔主义”社会的转变。

另外还需指出，近几年来本土裔批评家们开始对所谓“印第安人”、“本土裔美国人”、“印第安文学”、“本土裔美国文学”这几个概念的真实性提出质疑。露易丝·厄德里克的丈夫，著名的本土裔人类学家和作家迈克尔·多利斯（Michael Dorris）于1979年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根本就没有“印第安文学”这一文学种类。多利斯认为，这样一个包括了300多种文化集体、说着源自七大不同语系的200多种语言的集团，不可能被看做是一个单一的种族。多利斯的人类学方面的训练更是让他坚信，有着几百个不同种族和文化的民族不可能毫无逻辑地都被称做“印第安人”。他说：“如果有一种北美语言叫做‘印第安语’，有一种交流模式被称为‘印第安式的’，那么毫无疑问，就有一种可以被认为是‘印第安文学’的东西存在。但是从前没有，现在也没有。”（参见Connie Jacobs A. *The Novels of Louise Erdrich*. New York: Peter Lane, 2001, p. 5; Michael Dorris.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in an Ethnohistorical Context.” *College English* 41. 2 (1979), p. 147.）“命名”行动往往是知识与权力关系的一个最好隐喻，谁为谁命名，则是这一权力机制中“主人”与“属下”关系的最好表达。所谓的“印第安”只是被西方文明误读的一种抽象的原型式的存在。当这一议题成为了本土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命题的时候，本土裔美国文学批评已经从“泛印第安主义”的阶段逐步过渡到了“部落主义”的阶段。

厄多斯 (Richard Erdoes) 和阿方索·奥提兹 (Alfonso Ortiz) 搜集和编撰的《美国印第安神话与传说》 (*American Indian Myths and Legends*, 1984)^①, 这本故事集收入了 166 篇流传久远的印第安口头神话传说, 为保存和发扬印第安文学传统做出了卓越贡献。

过渡文学主要是指印第安人在与西方白人争斗和妥协的过程中创作的作品, 主要包括印第安酋长们的著名演说词和回忆录。其中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是《黑麋鹿如是说》 (*Black Elk Speaks*, 1932)^②, 这部作品实际上是由出身苏族 (Sioux) 的黑麋鹿口授,

(接上页) 具体到厄德里克的创作中, 她强调齐佩瓦文化的特殊性, 她认为尽管所有的美国印第安作家都是用英语作为他们的主要创作语言, 但是他们拥有不同的文化遗产, 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同时厄德里克也承认“泛印第安主义” (Pan-Indianness) 的存在, 她认为自己所讲述的故事同时也表达了一种普及化的经验, 具体来说就是“泛印第安主义”, 即所有部落的印第安人都具有的共同经验。(参见 Laura Coltelli. Interview with Louise Erdrich and Michael Dorris in 1985. in *Conversations with Louise Erdrich and Michael Dorris*. Ed. By Allan Chavkin and Nancy Feyl Chavkin. Jackson: U. P. of Mississippi. 1994, p. 24。)

根据以上的论述, 本书在论及印第安文化传统的时候, 采取折中的办法, 在以齐佩瓦部落文化的文献资料为主要依据的基础上, 也参考对印第安文化整体进行论述的文献资料。因为正如多利斯所说的, 齐佩瓦 (Chippewa)、普韦布洛 (Pueblo) 或拉科塔 (Lakota) 的世界观共同组成了一种不同于美国社会其他种族的历史和当代现实。(参见 Michael Huey. “Two Native American Voices” Interview with Louise Erdrich and Michael Dorris in 1989. in *Conversations with Louise Erdrich and Michael Dorris*. Ed. By Allan Chavkin and Nancy Feyl Chavkin. Jackson: U. P. of Mississippi. 1994, p. 124。)

另外还需对几个相关术语作出区分: “第一民族/第一人民” (First Nation/First People) 是加拿大社会对美洲本土族裔的称呼。原住民 (indigenous people) 这个概念则最早可以追溯到 1667 年, 为欧洲的旅行者与探险家到边界的其他地区探险的过程中对当地土著居民的称呼, 现在这个概念主要包括美国、澳洲、非洲等地的土著人。

① Richard Erdoes and Alfonso Ortiz. Selected and Edited. *American Indian Myths and Legend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② John Neihardt. *Black Elk Speaks: Being the the Life Story of a Holy Man of the Og-lala Sioux, The Premier Edition*. New York: SUNY P., 2008. 中译本参见约·奈哈特:《黑麋鹿如是说》, 陶良谋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4 年版。